

杭州的大雪,纷飞在朋友圈

百姓茶坊

一早醒来,被窝里推推某人,快拉开窗帘看外面有没有下雪,“早看过了,根本没有。”某人嘟囔一声。我有点小失望,昨天被本地要下雪的新闻狂轰滥炸,都准备好雪地靴羽绒服了。

批阅一下朋友圈,看到前同事发了一条“下雪了”。小图乌漆墨黑的,看样子是新鲜出炉的,点开大图,老眼昏花看不清雪在哪,食指与中指拼命划拉到最大,终于看到了几点小白点,像雪像雨又像尘。

几颗“雪粒子”,属于需要放大、再放大才能看清楚“头皮屑”级别,按四舍五入法也算是下雪了。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雪,气象台表示,

令人翘首以盼的雨夹雪和雪虽然绝大部分人都没见到,但它确实来过了。

朋友圈开始陆续“下”大雪了,先是人晒出了临安的西部大明山漫天飞舞的雪花,有图有小视频有真相,万里寒光,青山裹素被,绿松着银装。然后便有了各种臆想中的滑雪,甚至有小伙伴把自己和雪人P在了上面发个圈图,就当自己也玩过雪了。

再是离我们最近的戴村镇,有先遣部队早早上山,拍到了没有被一个脚印污染过的高山雪景。本来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在白雪的映衬下,更美一筹。友呼:“赶紧卖票开发雪镇游,咱去不了大东北雪乡,咱可以去萧山的高山雪地。”也是服了小编,第一时间编辑一条“浪漫!戴村为你留住了2020的第一场雪”的公众号文,朋友圈沉浸在“雪景雪意”的境界氛围里,妒

忌老天下雪就如圣诞老人派发礼物,不能雨露均沾,皆大欢喜。可怜那么一点雪,在中午时分不到,就已经被闻雪而动不怕冷又能爬高山的朋友踩到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留下一大堆雪图在圈子里,一个小小的雪人,犹如聚光灯下的尤物,永久保存。

“我这是有多爱孩子啊,从石岩山扛下一袋雪。”晚上看到一老驴的朋友圈,家中两小屁孩,在垫着红色塑料袋的地板上兴高采烈地堆着雪人,尽管这雪已经有点化了,不再白绵,有点剔透,如要化之前的棒冰,边上是这位老父亲那一脸慈祥的笑容,估计内心欣喜一手造就孩子们冬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记得前些天,冷空气还在北方的时候,有一个在北京求学的南方孩子,脱光了上衣,在雪地上撒欢,那是要把喜悦带

给一年到头都看不到雪的兄弟姐妹了,北方人看南方人玩雪就像看西洋镜,作为一年大概率会看到下雪的江南人,还是很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落雪狗欢喜”是本地形容人看到雪后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情景,有人说杭州人真当盼望一场雪,若是西湖断桥真残雪,孤山现雪影,那一定会引出“出门俱是赏雪人”的“欢乐总动员”,灵峰踏雪,宝石山赏雪该是多么美好。气象台说由于这次降雪出现的时间在后半夜和凌晨,加上高空水汽略有不足,降雪的时间和降雪量都有限,另外杭州主城区的近地面气温偏高,气温一直都在2℃-3℃之间,雪花落到地面就很快融化了,杭州主城区没有积雪。

很多在市区拍到一点点小雪子的朋友,只能在朋友圈里欢呼,霸屏的全是雪,

杭州市民谜之笑了。

所以,如果你要问昨天杭州哪里雪最大?答案应该就是:朋友圈。

不过“头皮屑”带来的赠品可不少,大风、降温、降水,一股“速冻型”冷空气的到来,让生活在烟雨江南的南方人措手不及,罕见!今天凌晨相关部门49条预警连发,更让生活在江南的北方人被冷到怀疑人生。湿冷魔法攻击,先冻皮肉再冻骨头,咱南方可是室内室外一个冰箱温度,有在杭州东北人被曝穿了三条秋裤头御寒,有东北女子为避南方湿冷,一天两次洗热水澡,惹一身皮肤病。好一个“纯真”的冬天,岁末,杭州的雪在朋友圈只能活个一两天,但杭州的冻,估计还是会折磨人一阵子了,北方人看南方人玩雪,南方人看北方人扛冻,互看西洋镜。
(漫天彩云)

背包揽胜

前些日子,到楼塔老街上闲逛了一圈,诧异地发现,变化之大只有两个字形容:惊艳。

已经1100多岁的楼塔古镇,建于唐末,发于两宋,盛于明清。小时候,这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屋一巷那么亲切,那么熟悉,深深印刻在脑海里。后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小镇宁静、安逸的韵味消失了,老街两旁五颜六色、外观各异的建筑不断冒出来,给人凌乱、嘈杂,甚至不伦不类的感觉。这回,小镇重展旧容,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上世纪的岁月。

蜿蜒曲折的石板路重现于眼前,比以前的石子路更平坦、舒展。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清澈见底,增添了老街的灵性。两旁伫立的每一幢建筑,还原成古色古香的模样,白墙黛瓦,雕梁画栋,似乎在述说着历史的故事。店面由一块块斑驳的门板做成,门窗上房刻镂出无数的细格子,精致灵巧。据说,这是由中国美院的专家仿照明清风格精心

世相百态

前几天的某一个晚上,偶然间跟维多利亚提起梦,她对梦好像是带着一种向往的态度。

深吸了一口气,直到鼻腔间充满了凉凉的感觉,她才自嘲地笑了笑,喃喃道:这不是件很正常的事吗?

此时零下了,她穿着才刚刚过膝的袜子只身夹杂在人群中,里面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紫色淤青。

仿佛有种神秘力量在牵引,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家杂货铺门口,站定。

这家杂货铺看起来很精致,精致到像墓碑中。两边是扶手,扶手中间是一块欧式的门牌,门牌下面是有些破旧的木门。扶手下面是两排玫瑰花。很奇怪,明明已经到了冬天,这些玫瑰却依旧长得很好,鲜嫩欲滴。

她一边看了看那块玻璃门牌,门牌上是一层雾气,她用几乎冻僵的手指轻轻将水汽抹掉,上面赫然写着,妮可杂货铺。

名字熟悉又奇怪。

想到这,她便轻轻敲了敲门,并把

设计的,镇里为此投入七八千万的巨资。

我出生的地方,就在镇上一家老式碾米厂附近。印象中的家是一间二层木结构楼房,沿街而立。我久久凝视着眼前的旧房,努力找寻旧时的人与事,浮想联翩。那时,我父亲在铁路部门当工人,长年在外修路铺桥,风餐露宿,十分辛苦。不过在邻居、乡亲们心中却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劳作一年几乎摸不着几块钱,而我的父亲每月能拿到30多块的工资,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笔大财富。后来,因为“文革”,父亲返乡,家中经济拮据。母亲卖了镇上的房屋,带着我们搬到一个小山村——东山吴自然村居住,与我外婆同住一个村,以便生活上彼此照应。现在,这里屋易其主,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

走过老街的理发店,发现仍然保留着从前的面貌。记忆中的理发师傅是位个子不高、态度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很多人排着队,耐心地等候,师傅

每理一次发,只要5分钱,十分便宜。可见当时大家的生活有多么清苦。

沿着老街缓缓前行,后街一位好心人家的老宅蓦然出现,让我想起这位头发花白的东北大妈。她面容慈祥,待人和善,我唤她为“姥姥”。那年我家因为一场火灾,家中财物几乎化为灰烬。这位好心人与我家无亲无故,却无私地伸出温暖的手,送吃的、穿的、用的给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家家日子过得都紧巴。我放学到她家去玩, she就把藏在家中连自己的孩子也舍不得吃的雪糕、糖果,悄悄地往我手上塞。她还经常夸奖我“学习成绩棒”,让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不远处,以前破败的中祠堂现在也修葺一新。堂前供着历代楼氏祖先的牌位,两边的墙上悬挂着他们的画像。这些先人或中进士状元,或做朝廷命官,以自己杰出的人品与才学造福一方,回报桑梓。耕读传家、诗礼传家、修身齐家等传统,一代传承一代,成为楼

塔人共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祠堂既可以让后人瞻仰祖先,吸取“仁德、好学、礼让、和谐”的美德,还兼作老年活动文化中心,办红白喜事。

如今,小镇的明代名医楼英纪念馆、革命烈士楼曼文事迹陈列室,以及李可染画院分院等,吸引了无数参观者。明代楼英从小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济世志向,不愿做官发财,深入民间行医,救人无数。现在,后辈将名医楼英的祖传中医秘方与大爱精神发扬广大,建立了慈孝堂——楼英中医文化研究院,造福更多的人。革命烈士楼曼文,作为楼塔镇日时的富家大小姐,舍身投入革命事业,是我党秘密战线上为数极少的杰出女特工。毛泽东主席对她评价甚高。

楼塔老街,这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我爱与温暖记忆的精神家园。历经沧桑,依然兴盛的古镇,正不断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历史人文气息,成为每一位游子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

■王建平

美丽的楼塔,温暖在我心间

■赵文源

脚上的淤青与粉丝包子

门推开。里面是一片漆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周围很安静,临近死亡的那种安静。

突然,仿佛不知道是触碰到了哪个机关,头顶的灯突然亮起。橘黄色的光直直地照了下来,吓了她一跳。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一道冰冷、机械的女声打破了这种诡异的安静。

“我……我就看看。”毕竟只是好奇心驱使,身无分文,只能支支吾吾地答道。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留着厚刘海的小姑娘。是小姑娘,又好像是一个女人。灯光很暗,照得她看起来有些阴森。

过了两三秒,机械女声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屑且刺耳的声音。

“切,又是这样,这个月第四次了,啥也不买就只来看看,没意思。”她倒在了一张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老板椅上,一边跷着二郎腿,一边玩着手机,略带傲慢地说道。

她没有理会,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环顾四周。

周围竟然全是柜子,柜子上有着铺着厚厚灰尘的商品。

她走到一个看起来很眼熟的玻璃瓶面前,问道:“这里面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呗。”她顿了顿,叹了口气,“这是曾经有个人送给我们店的,好像是什么,谁送的礼物,送的时候还宝贝得不行。”

“他当时来的时候,也是个冬天。那天还下着小雪,临近深夜十一点了,竟然还有客人。他披着一件薄薄的风衣,带着黑色口罩,声音很低沉,他说这是他女儿送他的。之后的几乎每一个那个时间,他都会来看看这个瓶子。这样一个特别的人所以有点印象吧。”

她听到这句话,心猛然颤了一下。

那确实是一个冬天,还是难得的下雪天。是在大概五岁的时候,她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唯一一个。

但也是在生日那天,发生了她这辈子最不想回忆起,却又不得不想起的事情。

家庭破碎,这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吧。年幼的她便跟着父亲走了,母亲几乎头也不回。父亲却没有阻拦,因为他无力挽回,只是在原地抽烟,一言不发。

后来,他的态度,他对她的态度,开始日渐狂妄。他开始酗酒,开始没日没夜地打她,在他的眼神中,她只是他的出气筒了。

她后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听起来这么不现实的事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她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人,还会爱着她的女儿。

四周突然开始扭曲,痛苦和悲伤等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愈来愈深,愈来愈黑,愈来愈不可思议……

猛然一阵玻璃碎片的声音把她惊醒,她努力睁开眼,阳光已经从窗帘缝里面透了进来。她挣扎着起身,看到了脚上的淤青,也看到了床头的她最爱吃粉丝包子,她笑了。

■李丽萍

裹饼包饺庆冬至

说起冬至,我的脑子里立刻呈现出儿时过节的热闹场面。曾经的年月里,冬至过节就是一家人欢天喜地忙着裹饼包饺做夹子麻团吃。为了这一天,奶奶和妈妈婶几个早早就开始准备。

米粉,提前半个月就把米淘洗干净,浸入水中大半个月,捞起几粒,以两指用力碾成粉末为准,捞起摊在竹团箕里,晒在太阳下,抓起一把撒开,能粒粒散开就可磨粉了。我们以前算得上是大户人家,家中有各种家当。田头收来的稻谷到桌上可吃的米饭和糕饼,不出家门都能做出来。所以年关将近,磨粉的大小石磨早就拿出来了。

炒米也是冬至前几天炒的,妈妈在灶前用锅铲不停翻动米粒,米一开始还微微冒着热气,慢慢地颜色变深能闻到些香味。我几次探出身来看,“好了吗?”“还没好来!”妈妈累了右手换左手,左手

换右手。“快好了,颜色也黄亮了。”妈妈用手指撮了几粒放入嘴里嚼嚼,跟奶奶说“香了!不用烧了!”“我也要尝尝!”这时我岂能落下!面粉烤得通红的我来到灶前,如待哺的小燕子张大了嘴仰口而上,几粒进嘴嚼了又嚼,“香!”真想炒米立刻变成粉,加上糖冲上水,一碗香喷喷的炒米粉就在我眼前。

裹青饼要用的芝麻叶,是上半年就准备好的。农历三四月的嫩叶摘来放入大脚盆里,倒满水不停揉搓,多次换水,再用清水浸上一天,捞起挤干水分,过细筛,撒上石灰粉拌匀,放入瓮中压实,上盖一层塑料膜防水分风干。冬至到来,青翠滴绿气味清香的芝麻叶就能做饼吃了。

磨好了粉,冬至日的前一天家中女人们便忙碌开了。奶奶像余太君挂帅,带领儿媳妇五位女将,还有两个孙因

凄凄热闹。奶奶按一份糯米两份粳米的配比,将米粉倒入干净的面盆里,水一烧开就缓缓浇在盆中间。妈妈拿筷子不断搅动,沸腾的水烫熟了米粉,似蒸熟的米糕散发阵阵香味,边浇着水,边搅着粉,盆中一小半粉凝成团了,水就足够了。和粉是力气活,妈妈左手抓起一把干粉握住两只粘满湿粉的筷子,右手用力一抽放到盆外。两手撩拨盆四周的干粉向中间,太烫只能轻手按压,慢慢变温了,米粉粗略成团。这时妈妈把整团粉一折一按,反复揉压,粉团劲道起来,盆中的米粉都已融入其中,最后盆子干干净净,粉团光滑细腻。赶紧盖上温湿的毛巾防干裂起皮。

妈妈这边忙着和粉,那边婶婶和姑姑她们也没闲着。拖开长方桌,搁上大团箕,搬来板凳和竹椅,团团围坐

在一起。奶奶在灶头,忙得团团转,甜的要用豆沙芝麻馅,咸的炒上咸菜肉丝豆芽和豆干。刚刚端出几大碗,小孩连忙拿起筷子挑些豆沙把嘴巴来填满。姑嫂和侄因,接过米粉团,掰成几大段,姑姑揉的揉搓的搓,米粉成了长长的一段段,婶婶把它均匀分成寸把长的一小段。我这个大孙因,最擅长捏碗,皮薄边又圆。堂妹年尚小,只能搓搓圆。妈妈和姑姑,手段一般,青的三角夹子头上顶起三道鸡冠白,白的菜饺子鼓鼓滚上一道麻绳沿,见了人人爱。

做了许多后,奶奶说先去甜的咸的蒸几个,男人田头回来正好填填肚。蒸笼一打开,青的绿滴溜,白的玉津津,个个像似精雕细琢的工艺品。大人吃了笑眯眯,小人吃了喉咙噎牢扭颈……

2020新禾十家



瞿春红 教师。平生最喜读书与写作,自1999年在《萧山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至今已经耕耘文字五百多万,除了在网络上发表过十多篇小说外,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出版过一本《地域的神话》。希望自己能本着新春的步伐,秉承贾岛“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精神,学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沾点儿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写作风格,此生无憾矣!

连连喜柿漫山野

午后的阳光,金灿灿的一大片,晶莹地一泻千里。后山上的柿子树,繁华落尽,嶙峋的枝条上却挂满一簇簇,一丛丛火红的柿子,把荒芜的山野点得透亮,萧瑟的深山里,这一抹红火,就像暗夜深处的明灯,燃起生活的希望。今年的秋天漫长又美好,如果此时你在这场,我们便可以看柿满枝头,盼喜柿(事)连连!

多年前的秋日,阳光也如许灿烂,我的心情却黯淡得射不进一丝光线,刚刚结束的电话让我的信心降到了冰点。

“年轻人不要动不动就找关系,你千方百计地托人联系我想干吗呢?想让我给你的论文评个好奖?这是不思进取知道吗?有这份心不如扎扎实实地写好一篇论文!”

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本指望能得到对方的指点,却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顿狠批。这位批评我的专家,是大舅舅好不容易联系上的。早在几天前,他就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的论文有希望了,因为他联系到的专家是这次论文的评委,只要经过他的指点,得个奖还不是绰绰有余的事!

为了这事,我高兴了好几天,终于盼到对方打电话的重要时刻,我早早地来到舅舅家,守着电话机静静等候。等了两个多小时,电话铃声响起。为了方便我记录对方的意见,舅舅特地帮我拿着话筒。没想到我才自报家门,对方就一顿噼里啪啦的批评,刺得我汗涔涔、泪潸潸!舅舅听不下去了,直接对着话筒吼道:“就是因为年轻,写论文没经验,所以才希望得到指导。为了这个电话,孩子等了一星期,现在又巴巴地捏着纸和笔准备记录你的建议。你难道一出生就会写论文?想想你自己得到过的指导,怎么换你指导别人你就这么抠门?”

这通电话把我燃起的希望彻底掐断,舅舅安慰了我几句,见我蔫巴巴地根本听不进去。他忽然拉起我:“你可答应过舅舅,打完电话就陪舅舅去摘柿子!”我无精打采地跟着舅舅来到后山,柿子挂满了枝头,不过还没有成熟。舅舅每次都会选这个时候摘下来,带回家炆柿子。他说炆柿子的味道脆甜脆甜的,比自然成熟的柿子好吃得多,也容易保存得更久。

从后山下来,经过一片青绿色的稻田,舅舅从筐里取了一个柿子:“舅舅给你变个魔术!”走进稻田,他选了一个角落,蹲下来在乌黑的泥土里挖开一个小洞,把柿子埋了进去。“这个柿子要是现在吃,一嘴麻涩。但几天之后,同样还是这个柿子,味道就变得又脆又甜。凡事都得有耐心!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会及时来到。你呢,也别丧气。谁也不是生来就甜的,这回不行,咱就下回。像这个柿子一样,没甜透的时候,就找个洞埋起来,静静地吸收自己需要的,让自己从不受欢迎的涩柿子变成受欢迎甜柿子。”

后来,我的论文也开始得奖了,可是舅舅却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来不及“脆甜”就骤然离开了人世。

这个秋天,没有被提前摘掉的柿子好像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都凝结在这小小的果子里,它使了劲地翻眼、香甜,为这个秋天增加了更多的绚烂。我抬手,摘下一个柿子,细细把玩,轻轻一嗅,如果你在,想必你又会送上一碗心灵鸡汤:“只要心不期许,人生总会喜柿(事)连连。”